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五六

卷之十 地理志

十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

醫閭漫記

賀欽

九月 日清河羊山之戰虜見我軍奮勇追之即退遁遁者歸輒隨之有軍士數人謀曰此有溝可伏兵汝等牽我數人之馬歸我輩伏之渠彼躡爾後伺其至伏起射之爾等反兵追之賊可得也謀出於下非將令也無人爲牽其馬且恐歸者不返援之也事遂不成羊山戰勝歸有虜二十餘人隨我軍之後至墻下我軍入境虜始歸軍士有云若此

緩緩與敵更選百千精騎入境而西復出而東自後攻之首尾夾擊彼將安往惜乎不能也二事皆出在下之謀以此見爲將者當廣詢博訪云

成化丁亥都憲李執中東征日虜聞兵至空室以遁有一勇健壯夫夜操兵坐其室寂若無人靜以伺之虜潛歸視其室入戶壯夫從旁擊殺之至明挈數賊首歸

撫順有百戶某夜當上城疑其妻有淫行欲伺察殺之取所佩腰刀以往至城上見賊有登城者將踰女牆百戶以刀斫之墮而死視之乃虜賊也使其

無刀非特不能死賊反爲賊所害而禍及一城矣
百戶之以刀自隨固非爲巡城而然然巡城者之
不可無兵也如此

遼東管家庄長壯男子不在舍建州虜至驅其妻子
去三數日壯者歸室皆空矣無以爲生欲傭工於
人弗售乃謀入虜地伺之見其妻出汲密約夜以
薪積舍戶外焚之并積薪以焚其屋角火發賊驚
覺裸躰起出戶壯者射之賊皆死挈其妻子取賊
所有歸是後他賊憚之不敢過其庄云

塔山所有江總旗者名通勇健善射刺榆堡之敗所

領十人通乘良馬善走餘九人之馬皆不能及通
曰余走則脫矣餘皆不免虜手吾不忍也乃下馬
背相倚而立令其九人曰此吾人死所也不可
死中求生時天暑十弓惟二弓可射通視虜來攻
處則射之內六人中賊矢通曰傷者毋坐坐則賊
乘勝而攻吾俱死矣傷者立如令賊不敢逼皆得
免歸通之力也

遼陽東山虜人剽掠至一家男子俱不在在者惟三
四嬭人耳虜不知虛實不敢入其室於院中以弓
矢恐之室中兩嬭引繩一嬭安矢於繩自窓縋而

射之數矢賊猶不退矢竭矣乃大聲詭呼曰取箭
来自棚上以麻稽一束擲之地作矢聲賊驚曰彼
矢彡如是不易制也遂退去

聞右屯卒有戍沙河者軍敗虜將脫取其甲冑衣服
而殺之其人自分必死奮然取所佩銅銳擊虜碎
其首而死虜恨亂斫死之

戊午九月二十七日射西門外會高姓舍人自云貼
邊十許日歸貼邊亦虛應故事耳遣去貼邊者彡
有疾生瘡者無瘡疾者顙彡軟懦不能弓矢間有
勇捷能射者不彡也自言渠貼某臺臺軍五名三

爲南人二人取米賊來攻貼邊軍二名各持一牌
自衛反命南人射南人辭不能而持牌者竟亦不
射守臺貼臺者俱不精如此可乎

九月西門外習射會二舍人自貼邊始回云前日某
千戶率某等十人往貼邊見某不任辛苦一宿命
某歸余曰汝貼何臺曰清水臺軍俱被虜去却遣
人貼之臺軍少可以貼臺無人矣貼者能獨居乎
名曰貼耳實不往也可居處居之耳

九月二十八日營城臺虜賊數十人攻之守臺劉百
戶者率臺軍禦之射死二賊一馬賊曰我三宿內

方來報讐劉患之預徙他臺越二日賊衆果來約
三百餘攻圍其臺見無人也上臺毀其屋破其甕
而去當時若伏一二百勇健者臺旁屯兵馬十許
里外應之取勝必矣

爲將者當用勇敢智謀忠義之士爲腹心頭目手足
之任勇敢者不退縮智謀者能料敵忠義者能爲
國而不爲家爲君而不爲身所益方矣若或所用
失人懦弱者先退遁以爲民望無謀者卒迷惑以
失事機不忠不義者惟利是貪而已豈知忠君報
國親上死長之道哉將之用人誠不可不慎也

一隊官軍二十五人少者不過十四五人少者僅得五
七人而已餘皆入私門矣軍政如此望其克敵不
亦難哉

經年不操兵何由精兵士貴操演訓練使有勇知方
可也

賞罰不明則軍士孰肯用命

當殺賊時則退縮不進人得賊首則從而妄爭焉其
無勇無耻亦甚矣哉

一人斬賊數十百人聚而爭奪之壓斬者氣不得出
幾至於死既解斬賊首者雖負痛以獲功故弗言

爲將者明知之而不究亦何以懲後耶謂當治爭奪者之罪使有所戒庶後有賊人各奮勇殺之不至叢於一反傷吾人而失脫當斬之賊也

斬賊爭奪由狩獵爭奪而然能禁狩獵之爭奪則斬賊之爭奪自息矣

邊城濠之外當築土牆圍之屯柞周密日常省視以防越城之盜濠當注水環之不宜空也

河口之功逆天者至殺漢人以圖功主者不卽時驗首級二三日猶俟兵主以故逆天者得肆其奸害南城上上城無目者方氏夜爲人所斫其首去數日

棄出之驗不過恐爲人所識故耳有賈姓者爲人
斫其首身屍支解盛以布袋棄之東壯城僻處宋
三者爲人所斫其首後棄其屍城東南惟此賊被獲
伏罪旗纛廟殺死一男子無首東門外內官園井
中一死人無首獄中二人不得死罪者病死日久
時亦割其首後數日棄一首於分司南李氏院中
奉國井中汲水得一死女子屍無首可十許歲城
西河沙洲上水激出一死屍亦無首亦可十餘歲
河北岸有一男子屍無首初見者再往止有血盤
無屍相拖入水中美方驗功時有持男子首髮短

而晝白乃漢人首再驗無之有衆見網巾痕者有小兒首髮未經剃者有剃去其灸盤者有烟火薰其網痕致令漆黑者石家堡孫某者年前死以棺盛置堡外待吉日下葬厥子聞時變不善曰往守之一日早往見棺毀其堵頭屍半出無首矣不敢聲寃賊因是焚之印氏有瘡者又與一小廝爲廣寧人馬挾至曹家堡甸中初以繩扎其口不令得叫後殺其小廝瘡者得歸言不能明惟以手作勢數日與言猶流淚後衛衙中一小廝爲人割其首云是民吏之弟三堂親驗功於義州時有數人買

漢人首者呼不至恐事戢故耳後於廣寧竟成之
此決非虜首無疑者當時得功有此逆天悖理之
徒作亂如此而在位畧不加意究竟恐壞其功余
曰功自功罪自罪而不相妨小人無知乘機造福
非上人使然然無聽信者余曰譬之一定銀十兩
雜以二三兩銅是假銀矣若能提出其銅雖止七
兩一定是真銀矣聽者不之信漫記之于此俟後
日天道報復云右所聞見查寃實者如此其數傳
聞未經寃實左尋

懷柔伯在任當久雨時遣人呼王馬陳魯許等五六

千百戶語之曰連日雨我日日心在邊上幾回汝等可各往某處治其水口慎哉朝廷疆界施某地方累及爾等往治數日畢功歸乃設酒延之曰朝廷疆土施某地方累及汝等飲畢遣之後來將官慮及邊事既少而禮接下僚者尤不尋見也人或舉此告之則拒而不信或信之反輕其爲失威嚴也

紀信陝西鄠縣軍餘曉暢軍法自尚書用兵陝西時常信任之

翁奉李錦威寧學生治周易有學識持身不苟李嘗

寓京師有王千戶者聞其賢欲以爲贅婿不從右
三人聞之工科高文著

支禧蘇州崑山學生制行不苟有不樂科舉意聞之
同年徐文亮云

陳先生江西樟樹人隱居著述不求人知徒步百餘
里爲人療疾不受其報六七十時猶如此著韻書
解周易其易圖次第與康節有小異云

韓先生幼倫通州衛千戶兄嘗舉子以有司待士
之薄遂絕意不爲閉戶讀書以著述自樂右二人
聞之蕭文明先生云

御史張璠雲南人嘗按福建有一縣丞一驛丞素貪
暴善逢迎賄結上司以故歷數年巡按按察官爲
所誘不能去張始至首寃治之奪其官由是福建
之貪酷不職者卒尋望風逝去一日在科中與丘
掌科論及風憲官丘誦張之風力如此且曰吾今
肆拾餘所見御史惟此一人因又嘆人才之難也
章德懋云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章最能警發人又
曰當以西銘爲心腹又嘗言人如何得爲御史給
事中旣得之若不言却是蹉過了也

謝元吉言人看聖賢之書當如看相書然乃有益人